

评剧《革命家庭》笔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张曼君导演、徐新华编剧、曾昭娟领衔主演的评剧《革命家庭》,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北方演艺集团打造,天津评剧院演出。剧作根据革命母亲陶承的自传《我的一家》改编,通过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主人公方承一家的革命人生,展现了自1915年至新中国成立30多年间,中国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及宏大历史视野下生命个体的精神蜕变与心灵成长。业内专家认为,该剧用突破戏曲惯常的情节结构和塑造手段,在人物心灵的回溯中串联起灵动的时空转换,以一个独特家庭之典型与普遍,以一名平凡女性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精神质变之路,讴歌了大时代下无数革命者可歌可泣的伟大精神,是一部寓意深远、创意独特的优秀现代评剧作品。

——编者

情感深沉 激昂的家庭足痕

崔伟

当下众多红色题材的创作演出中,天津评剧院的《革命家庭》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题材优势,并且开掘充分,很好地彰显了故事讲述的优势和激烈情感的征服力。在新时期的审美要求下,它以评剧的艺术表现力,通过改编创作的新视角,特别是导演张曼君、主演曾昭娟等的深情演绎,浓墨重彩、激昂悱恻地写出了百年革命历史上一个共产党员家庭的大爱与牺牲、壮烈与深情。该剧不仅写出了革命历程的风雨如磐,更写活了革命人意志与情怀的变化和崇高,昭示了革命者追寻光明的历史意义。

作品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张曼君导演执着追求的戏剧叙述和文学基础的高度契合,呈现出其讲述方式的灵动,充分体现了注重情感点的张力渲染,把其导演风格方面最具表现力的抒情激烈与艺术手法娴熟的表现特点展现得恰到好处,令人深深叹服。这样的面貌也为故事讲述、人物塑造、情感渲染搭建了艺术化、深情化、独特化的抒写平台。通过评剧艺术家曾昭娟心领神会的舞台呈现,评剧本体的风格很浓郁,捕捉与展示人物特定生命和情感空间的表演体现出很强效果,使方承这样一个从湖南走出的普通妇女,生命与革命历程清晰,为她最终承担起革命重任,成为具有广博情怀的伟大母亲,营造出血肉真实、内心真切戏剧讲述。从而把人物的精神高地地转化为立体、鲜活的评剧舞台形象,这是这出戏最大的看点,也是该剧最突出的特色与最感人的地方。

改编自电影的特殊性,决定了《革命家庭》的故事呈现不能完全依照戏曲的叙述方式。若不寻找特殊的故事展开方式,甚至会削弱电影文学剧本那种时代的壮阔感与人物、家庭命运的丰富曲折,也不能体现张曼君导演的独特舞台风格。剧中的叙述采取倒叙方式,但展现的每一个情节点都是方承及其一家人革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情感变化的高光时节、精神展示的闪亮重点。叙述方式和效果的成功选择,是该戏取得成功的前提保证。

该剧文本采用段落性重点展示、展开的方式,极大增强了讲述的完整性,也极好地承担起重点人物与时代、家庭与亲情的变化和展开。方承无疑是“打开”革命家庭的重点,与她关联的夫妻情、母子情、同志情,特别是她从一个革命者家属成长为坚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历程,具有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与革命者成长的代表性,这在剧中捕捉和展示得非常恰当与传神。从最初“出嫁”时对“屋门外高声大嗓”的不解,到产生“书生们力气方刚”的惊叹,人物的展现真实、自然、细腻、感性。“剪发”一场,容妆的变化其实是时代和人物精神变化的形象展示,也是张曼君导演最擅长的:在明场戏改变人物,从而打通时空,纵横开阖,力求升华出抒情性的戏剧看点。这场戏曾昭娟的表演非常见功力,层次细腻可信。在看到众多女子求解放的场面时,方承那段“没见过乡下女子这样高兴”,以非常欢快的评剧旋律细腻恰当地抒写了她内心的变化与兴奋、惊奇与满足。又如夫妻生离死别的“突变”,江梅清义无反顾的“赴死”,方承哭哭的核心唱段“十二年”,“立碑”的说服众人,雨中寻子的歌舞前行,棚户立脚的革命身份变化,直至“牢房见儿”的母子大爱,所有情节都有着极强的感染力,体现了人物的转变与精神升华。

该剧的视觉与情感冲击力强,这始终是张曼君导演剧目和曾昭娟表演风格的突出特色,在此剧中同样体现得格外充分。同时,该剧对于导演擅长运用的歌舞方式也有一些改变。更多具有寓意性、代表性表现方式的追求,使得该剧的看点与表现点聚焦到了人物及其情感变化。这样的处理使戏剧焦点更集中,情感效果更深刻,演员和剧种本体也更突出更鲜明了。与此相关,讲述方式的艺术浓度营造,为主演提出了更艰难的艺术课题。曾昭娟一贯的舞台风格,是追求和体现较为浓烈的一种个人品质,但在这个戏里,她更多向节奏把控,与演出人物不同时期的年龄、气质、革命意志的变化靠拢,在声腔、流派、个人风格方面更加自觉地为人物服务。这出戏中,方承由内及外各方面的变化都非常大,从初嫁少女到贤惠妻子,再到烈士遗孀、革命战士、英雄母亲、垂暮老人,相较于年龄等自然状况的改变,对人物的身份与情感变化的把握更难,这对一个戏曲演员来说,处理得法并升华出彩并非易事。若仅满足于演故事、演流派,那肯定要捉襟见肘、似是而非的。可喜的是,曾昭娟在这出戏中,发挥了更加成熟的表演,她始终围绕人物和戏剧任务做文章,在对不同环境和情景下方承内心的梳理解读下,使用了不同的表演方式,具体体现出的效果显现出曾昭娟艺术构建的特点,即注重在理解基础上活化内心,在求准确基础上运用手段,在求真实基础上运用血肉,在求效果基础上燃放感情。从而使她塑造的方承有血有肉、有精神、有变化、有大爱与真情。作品以具体的舞台人物承载其所对应代表的一类革命母亲的共性之伟大,并焕发出以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初心和信仰的坚定与崇高。笔者认为,这正是这个戏最本质与最重要的时代价值。

该剧舞台阵容较为独特完整。重要人物的演员个人人称,音乐创作有时代风范和革命气势,剧种特点和情感元素同样浓郁。特别是舞美,舞台设计构思巧妙,震撼壮阔。应该说,这一切的匠心营造共同构成了这出面貌俊朗的新创革命历史题材剧目的成功。

感动、震撼、洗礼,这是史诗评剧《革命家庭》的编导和主演创作该剧时的心灵历程,也是我们观看该剧演出时的切身感受。由天津评剧院根据陶承原著改编创作的评剧《革命家庭》,以强烈的思想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首演就获得了广泛好评。

该剧以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子方承的视角切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主人公在丈夫江梅清的影响下,和丈夫、孩子一起投身革命事业。在目睹亲人一个个离去的痛苦中,她前仆后继、不忘初心,渐渐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革命家庭》的故事和方承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前仆后继、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历程。在建党100周年之际,该剧的创作就是要激励广大观众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革命家庭》随着女主人公方承的回忆展开。1915年的长沙,方承的新婚之夜,在丈夫江梅清的引领下,她从此走向革命。丈夫惨遭杀害后,方承秉承夫志,携儿女辗转武汉、上海寻找党组织。儿子被捕后,为了保住党的秘密,母子毅然选择了自我牺牲。该剧有着独特的构思和风格。正如编剧徐新华所言,虽然这个革命家庭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光耀史册的殊勋,但他们懂得“家碎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万户有和平”的道

革命的磁石和艺术的晶体

马也

磁石能形成磁场,巨大的磁石能形成巨大的磁场。磁场有能量,这种能量有魔力、有魅力,有巨大的吸引力、凝聚力 and 巨大的重塑力。这正是笔者看评剧《革命家庭》的精神感受。换句话说,《革命家庭》的精神高度和思想价值就在于革命的魔力、魅力,革命的吸引力、凝聚力和革命的重塑力。

看《革命家庭》,笔者觉得这是一块被艺术家呕心沥血、精雕细刻、精心熔铸的“红色晶体”。优秀的艺术品不是以“矿石”“题材”说话,而是要靠经过无数次艰苦的加工锤炼而最终熔铸成的“晶体”说话。评剧《革命家庭》就是这样一块艺术晶体。该剧改编自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从文学、电影再到舞台剧,不只是艺术形式的转换,更有叙事角度、意象选择、重点取舍、场上经营等挑战,而舞台呈现和制作如此精湛精良,这当然与强大的主创力量有关。

全剧采取主人公方承的平实自述和一幅全家福照片开场、收尾,并贯穿。戏剧结构直通主题甚至是思想意蕴。全家福照片蕴含着无数经历、风云和故事,随着这张全家福展开的方承的个人命运史、家庭命运史和党的命运史、国家命运史与百年中国革命发展史,构成了全剧的精彩内容。

方承本是革命年代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遭父母指腹为婚才嫁给了从没见过面的丈夫江梅清。戏剧开场的情境就很有创意,同一房间,两个演区:一边是洞房(新娘),一边是“革命”(以江梅清为首的革命青年慷慨激昂)。等江梅清要进屋去取《青年杂志》时,才撞上新娘。一掀盖头,这个女人惊讶了:“我的天爷呀,难道我上辈子烧了高香!”她被江梅清这块革命的磁石深深吸引了。江梅清为“江方氏”改名方承,还一笔一画地教她识字。自此,幸福甜蜜的“我的一家”生活开始了。但她没有想到,这一家最终变成了“革命家庭”,连4岁的小念清后来都是。本想做个“贤妻良母”的方承,遇上了革命的丈夫,遇上了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遇上了腥风血雨,遇上了丈夫牺牲、儿子牺牲……她由懦弱到坚强,由懵懂到清醒。正是革命的“磁石”使方承的“我的一家”变成了“革命家庭”。从识字、剪发、护坟、找党、舍子,到最后回到革命岗位,这个革命母亲的形象成长得自然、天然、必然。

看这部戏的另一个感受是,中国剧坛的三位女杰在创作中好像也成为了“一整块磁石、一整块晶体。很多场面就是

评剧《革命家庭》的文化记忆

王旭

革命文化是近代中国实现民族解放、国家新生时形成的特定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用奋斗、牺牲创造的红色文化构成了这一文化的核心内容。经过红色文化锻造与洗礼的中国社会及人民大众,投入到革命文化的创造中,成为了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见证者。有着“革命母亲”之誉的陶承,在其口述自传《我的一家》中即通过个人体验与经历,展现了其生活史与一个普通家庭的深度联系,而这也成为了1961年电影《革命家庭》创作拍摄的基本立意。

电影《革命家庭》以剧中人“周莲”的成长作为主线,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母女三人被营救走向延安的情节寓意,来表现正确的革命方向对社会个体的思想指引。与电影不同的是,评剧《革命家庭》用更具象征化的人物形象,突出了革命文化渗透于民族心灵史中的文化记忆。用主人公“方承”在全国革命取得胜利之际的往事回忆,展现了革命带给生命个体的命运升华和个体生活和精神蜕变。这种别出机杼的艺术构思,让小说所描绘的革命生活和人生履历转化为符合戏曲艺术规律的记忆场面及情感宣叙,形成了对宏大革命历史的微观聚焦,也形成了对丰富社会图景的散点透视。

该剧顺着主人公的回忆,将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社会生活予以高度浓缩,通过方承丈夫江梅清、儿子江立安、女儿江小雯、幼子江念清的人生流转,对30多年间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学生、军人等诸多社会群体及他们参与的革命斗争生活进行了艺术化提炼。一家人在湖南、湖北、上海乃至苏联等地的革命生活踪迹,以及他们经历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以展示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全息视野呈现出来。这些历史及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是剧中人所参与的事件细节,在历史影响下主人公进行人生选择的因素契机等,都作为切实的社会事件辐射,投照进方承一家人

家碎换得山河整

季国平

他们相信革命终会胜利,但却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不能看到胜利,他们知道胜利要用鲜血去换取。通过这个革命家庭的可贵付出与牺牲,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无数家庭、千千万万革命者可歌可泣、永载史册的伟大精神。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革命者为真理而不惜牺牲、九死而不悔的信念,充分彰显了该剧的思想价值。

该剧生动地塑造了一门英烈和忠勇感人的艺术群像,具备了“史诗品格”。方承一家,英勇忠烈,剧中着力塑造了方承以及江梅清、江立安、江小雯、江念清等革命者的崇高形象。同时,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方承一家又是千千万万个家庭中的一个典型,是那个烽火岁月中无数共产党人的缩影。方承英勇的背后,该剧艺术地再现了当年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再现了大革命潮流中的革命者群像。在二度呈现上,导演特别加强了“由一个人以点带面,以一个家庭以面扩展的创作思路”,从而在塑造方承一家典型形象的同时,集中反映了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凸显了该剧的史诗品格。

该剧重视写人、写情、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情感浓烈感人,充分发挥了评剧艺术在塑人情上的优良。剧中的方承是一位善良

重情的普通女子,是该剧重点塑造的形象。同时,该剧又全方位展示了方承一家的革命人生。剧中有大量的场景展现家人间的亲情,夫妻情、母子情、兄妹情,特别是方承与长子江立安狱中相见的那场戏,生死抉择,生离死别,牺牲自我,幸福天下,那浓浓的母子情和大段声情并茂的评剧唱腔,震撼人心,催人泪下。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有父母儿女,有爱情亲情,在大义凛然的同时,也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有放不下的牵挂。但是,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毅然选择了牺牲自我。这台演绎共产党人峥嵘岁月的剧目,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命运多变,情感表达细腻,唱腔动听感人,主要角色与大革命潮流相融合,多媒体技术的巧用和舞台开合灵动的切换,让该剧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曾昭娟主演的方承形象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作为当代评剧界的领军人物,近十余年来,她在《凤阳情》《寄印传奇》《赵锦棠》《红高粱》等优秀剧目中扮演了一系列动人的形象,为广大戏迷所喜爱。而方承的形象与她以往塑造过的这些角色都不一样。对此曾昭娟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部剧每唱一遍对我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与革命,我在一步步走进方



承这个角色,也希望通过方承可以实现自我的超越。”显然,创作方承的过程,是曾昭娟自我心灵洗礼的过程,也是对评剧表演艺术的一次自我超越。她从熟读剧本和深入理解方承形象开始,从方承特殊的人生历程和独特的人物性格出发,经过反复的磨炼,力求准确演绎人物,展现形象魅力。

龙华狱中母子见面的戏是该剧的高潮戏,也是曾昭娟在该剧中表演最为精彩的一场重头戏。狱中与儿子相逢是她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悲剧场景,是剧中情感最为激烈的场景,更是集中表现了她忍辱负重、为了革命大局牺牲自我的崇高人格。作为革命者的方承,母亲的仁慈善良和革命者的坚定信念是底色,而革命者前赴后继的英勇顽强,又赋予她忍辱负重、信仰坚定的浓厚色彩。曾昭娟在这场戏的演绎中,既表现了内心对敌人的满腔痛恨,也有母子间生离死别、直抒胸臆的情感抒发,与以往塑造角色时淋漓尽致的情感表演相比,又多了几分从容和克制。她对儿子的爱和失去儿子的痛,转化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待到那日红旗高挂明烛焚香再报喜讯,当告慰我的一家满满一腔报国情”的必胜信念,体现出一位革命母亲的仁慈大爱和博大胸襟。曾昭娟从事评剧艺术多年,唱腔高亢,表演娴熟,以声传情,以情动人,形成了鲜明的表演风格。在《革命家庭》中,她以精湛的评剧艺术,声情并茂的唱腔表演,再现了革命母亲的崇高形象,为评剧艺术画廊又增添了新的典型形象。

“经典”这个词是不能随意用的,经典必须经过历史时空的检验。革命题材、红色题材作品刚刚诞生就成为“经典”是词语泡沫。评剧《革命家庭》由红色题材作品改编,把革命叙事、红色叙事转化为美学表现,我们可以说它是“经典化”的过程。至于能否成为中国艺术的经典,我们现在看到了努力,看到了品质,当然也看到了可能。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意识流空间,凸显了人物心灵成长的脉络。

剧中方承作为历史的被动感知者用回忆表达着对革命的诸多印象和评价,由此建构出一名普通女性向革命者不断质变的精神信仰之路。剧中因此存在着两个气质迥然有别的“方承”,一个是1949年的她,一个是处在精神蜕变之中的,见证了丈夫牺牲,送别儿子就义,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方承。前者是现时的、静态的,是回忆的主体;后者则是处在动态中的、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方承。张曼君导演用娴熟

的时空转化手法让人物灵动地出入于历史与“当下”。剧中,方承每每从舞台定格中走出,作为叙述者直接表达对往事的感怀,在情感记忆和生命体验中让意识自由穿梭,在心

灵的回溯中以特殊的情感冲击力,强化着其极具浪漫色彩的思想观念。

该剧与戏曲惯常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不同。在评剧表演艺术家曾昭娟的驾驭中,她仅凭一个“披”与“揭”披肩的动作、一个从台中演区向台口全家福走向的调度,即实现了两个方承的对话与审视,完成了两种人物质感的瞬间转变。剧中有两个场面最能展现情感瞬间爆发时的人物成长:一是江梅清英勇就义时,方承先以“晴空霹雳轰头顶”一段唱直叙出自己

自己对丈夫的怀念,而当“将其党分子江梅清暴尸荒野!不得葬入板!”的声音响起后,她又紧接着“一声嗚喚我魂飞之人”,拼命为夫安葬立碑,用柔弱的女性之力维护着革命者的尊严;第二个场面是方承面对审讯室内的儿子,唱腔在展现其从“认子”到“舍子”的过程中,既依托于特定心理逻辑下的情感流露,也显示出演员的旁叙者视角。这种出于代言与叙述的唱腔形式难度很高,而曾昭娟的演绎却带来了震撼的艺术效果。艺术家娴熟地完成了主人公跨时空的情感转化,在更高的演唱技法和表演技法上实现了人物形象的饱满塑造与多元审视。

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革命家庭》用独特的艺术手法映射历史,展示了生命个体在信仰确立、追逐、坚守过程中的伟大。“家碎换得山河整,为后代千家万户有和平”。剧作通过女性的感知来感受信仰的力量,这是以张曼君、徐新华、曾昭娟为代表的主创团队用心、用情所展现出的独特创意。